

# 苏轼是怎样看待“老”与“不老”



熙宁六年(1073),苏轼作《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》一诗,其中有“老来厌逐红裙醉,病起空惊白发新”两句。若不了解苏轼生平,可能会将此诗归于其晚年之作。但实际上,此时苏轼任杭州通判,年未四十。通常而言,三十几岁正当人生壮年,因此这两句诗就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了。

中国古代有关人生阶段的划分,《曲礼》中的表述相对权威:“人生十年曰幼,学。二十曰弱,冠。三十曰壮,有室。四十曰强,而仕。五十曰艾,服官政。六十曰耆,指使。七十曰老,而传……”郑玄将“艾”解释为“老也”。因此,即使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,在古代,五十岁以后才算老年阶段。五十岁之前的人,一般是不能被视为老人的。

如果翻检苏轼诗文集,就可以发现,在五十岁之前,苏轼“未老言老”的诗词为数不少。如人所熟知的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作于密州知州任上,此时苏轼同样

未老言老。苏轼贬居黄州后,“老”字及相关意象更是屡见笔端,如《次韵乐著作野步》“老来几不辨西东,秋后霜林且强红”,《安国寺寻春》“看花叹老忆年少,对酒思家愁老翁”,更为有名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“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”,则是以“华发”意象感喟人生易老。类似的诗句还有不少,均作于苏轼五十岁之前。

“未老言老”的现象在古人笔下并非鲜见。苏轼的恩师欧阳修,在庆历五年(1045)创作《醉翁亭记》时,描绘了“苍颜白发,颓然乎其间”的自我形象,而此时他同样年未四十。嘉祐元年(1056),因感念创作琴曲《醉翁吟》的友人沈遵,欧阳修赠诗一首,诗中回顾自己十年来的经历:“我时四十犹强力,自号醉翁聊戏客。尔来忧患十年间,鬓发未老嗟先白。”十年之后,“强力之年”的“醉翁”才鬓发先白,而此时他也不过五十虚岁。

应该说,“年老”不仅存在客观的生理指标与社会标准,也是一种相对主观的心理感觉。当年欧阳修由参知政事被贬为滁州知州,地位一落千丈。他虽立刻将目光转向地方治理,在滁州积极探索“与民同乐”的为政道路,但也难掩“颓然老矣”之感。这种感觉无关年龄,主要因胸中理想渐行渐远,少年豪气脱落殆尽,暮年感便与日俱增。

苏轼的暮年感也与其理想的破灭有关。熙宁年间,苏轼因质疑王安石的变法条款,被外放杭州任通判。虽非贬谪,但已远离朝廷,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大打折扣。元丰二年(1079),他又遭遇“乌台诗案”,侥幸免死。劫后余生的苏轼,更不敢奢望实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了。就像他在《初到黄州》一诗中所写:“自笑平生

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。”“荒唐”二字饱含辛酸,成为他前半生的苍白注脚。

过早产生暮年心境,还与苏轼少年成名有关。苏轼在嘉祐二年(1057)高中进士第二名,名满京师,此时他刚二十出头。嘉祐六年,他又考取制科第三等。由于一、二等虚设,三等在宋朝立国以来仅有吴育一人考取,因此苏轼实可谓宋代制科第一人,在汴京再次引发轰动。多年后,苏轼赴任密州知州时,回忆往日少年意气:“当时共客长安,似二陆初来俱少年。有笔头千字,胸中万卷,致君尧舜,此事何难。”只可惜现实世界的复杂程度,远超少年苏轼的想象。当年届四十、刚达到《曲礼》所言“四十曰强,而仕”的标准时,苏轼已在宦海中沉浮近二十年,饱尝其中的艰辛与险恶。“致君尧舜”未成,暮年心境已生。

但如果仅从暮年心境理解外放杭州通判后的苏轼,无疑稍显片面。苏轼积极尝试与暮年心境周旋,而非陷溺其中。在密州出猎时,苏轼虽自称“老夫”,但仍想“发少年狂”,试图“西北望,射天狼”。元丰五年(1082),他游蕲水清泉寺,见兰溪西流,感叹:“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!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可见身处低谷的他,即便感觉自己正在老去,仍鼓励自己不虚度人生。

苏轼还尝试以更高的人生境界超越内心的焦虑。在黄州,他在给堂兄苏不疑写信时指出“吾兄弟俱老矣,当以时自娱”,并解释:“所谓自娱者,亦非世俗之乐,但胸中廓然无一物,即天壤之内,山川草木虫鱼之类,皆是供吾家乐事也。”这种思想便是他在《临皋闲题》中所说的“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”,也是《赤

壁赋》中面对“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”时,对客所言“吾与子之所共适”者。

正是困顿的磨折与时间的历练,让苏轼意识到迟暮之悲的狭隘。《赤壁赋》中“哀吾生之须臾”的客友,何尝不是苏轼本人生命焦虑的化身?但此时的苏轼,已能与这一化身平静对话。如果熙宁四年苏轼调任外官后,他自称年老,多少还存在壮志未酬的不甘,那么来到黄州,在长江的清风与月光中,领悟到了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苏轼,则十分坦然地接受了现实。正所谓“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,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”,无论是功名、富贵,乃至生命中不断流逝的时间,若非“吾之所有”,何必执着营求?

因此,当苏轼真正步入晚境后,反而不再表达年华老去的焦虑。在岭南时,垂垂老矣的苏轼听闻好友吴复古出家,作诗一首表达了肯定。诗中叙述晚年的吴复古认识到“四大犹幻座,衣冠矧外物”后,“一朝发无上,顾老灵山宅”。正所谓“世间出世间,此道无两得”,因此,“丈夫生岂易,趣舍志匪石”。诗中表现的不为外物羁绊的心境,也可视为苏轼晚年的自况。

在岭南,苏轼在给好友王定国的信中写道:“其余坦然无疑,鸡猪鱼蒜,遇着便吃;生老病死,符到奉行。”“符到奉行”代表的是他从容面对生死大事,“遇着便吃”代表的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安享所遇的人生态度——可谓同一坦然的两种表现。如果说“老”作为一种心理感觉,是由年华易逝导致的生命焦虑的话,那么,身体衰老但内心坦然的苏轼则真正进入了“不老”的人生境界。

朱建强

来源:光明日报

## 黄金团

樊希安 著  
连载之 289

四是使用进口自行无轨设备,操作之难前所未有。该工程引进美国瓦格纳公司无轨设备,说明书全是英文,读不懂,弄不明白,开始时部队无人会操作,更谈不上维修,增加了操作与维修的难度。

五是海底施工缺乏经验,面对的难题前所未有。建设这样一座大型无轨开采的现代化海滨矿山,十一团没有干过,全国的矿山建设队伍都没有干过,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,只能在干中学,在学中干,不断积累经验,在摸索中进行。

为了活跃一下严肃的会场气氛,金昌浩说:“对我们十一团来

说,这可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。”又说:“在海底找金矿,是挖龙王爷的心肝宝贝,它能轻易给你?但是,它不给,我们就不挖了?照挖不误,而且非挖出来不可!”

主持会议的于俊副政委被金昌浩的话逗乐了,说:“挖你老金的心肝宝贝,你也不愿意给呀,哪有那么痛快!要是能轻易就挖到龙王爷的心肝宝贝,我们这个动员会就不用开了。”于副政委这么一说,全场气氛开始活跃起来。有人在下面议论说:“苗丽萍是老金的心肝宝贝,你挖一下试试。”听到的人都笑了。

接下来由参谋长牛幸娃介绍北风井开掘情况和初步取得的一些经验。因为会议重要严肃,平常爱开玩笑的牛幸娃的发言严肃认真。他介绍了在施工中遇到的复杂地质情况,遇到的难题以及破解

的办法,如对付花岗岩的梅花桩形爆破法,对付涌水的灌浆堵水方法等。特别强调在施工中要针对不同的情况,采取不同的方法,对北风井掘进的经验不能套用。指出,虽然四项重要工程在同一地域,遇到的岩石坚硬、海水渗透等情况大致相同,但施工中遇到的具体情况不同,建议因地制宜,一时一地一策。说这种情况,就好比人有多大头戴多大帽子,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。最后这几句还是没有搂住,让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。

主持会议的于俊副政委说:“牛参谋长话糙理不糙,核心意思是坚持实事求是,一切从实际出发,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。这种认识符合辩证法认识论,也符合施工实际,请大家注意领会和遵照执行。”

会议第三项议程是团长梁占

刚布置施工任务。他讲了兵力布置、力量配备,各个连队的主攻方向。讲得翔实具体,目标明确,言简意赅。

最后是政委苏继轩做总结性发言。

苏继轩说:“刚才金总讲了工程的具体情况,对我们全面掌握和熟悉工程的重点、要点和难点,有很大帮助;牛参谋长介绍了北风井掘进的情况和经验,对其他几处工程有借鉴作用;梁团长对施工生产任务的布置很到位、很具体,要求很全面,我都同意。我这里再强调两点,和同志们交流。“第一,一定要有压力。压力来自何方?一是来自信任。全国有上千家井巷施工队伍,国家经委、地矿部、冶金部领导偏偏相中咱们,经过我们上级机关黄金指挥部,把任务下达给十一团,这是何等的信任!这种信任,像千斤重担压在我们肩上。”

待续